

1949:一个凡人的不平凡故事

——日记里的张泰荣

沈潇潇

“烽火连天，于今益烈，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人民无辜，只求安居乐业。余一心一德，愿事业之猛进，社会日趋繁荣……默察今后时局，周视环境迥异既往，即本院经常支持已感非易……内心怅惘，莫可言宣。但余决不气馁，非遭遇绝大困难，仍当努力以赴之。”这则1949年元旦日记，作者是民国时期奉化“武训版”人物、历任奉化孤儿院募捐部主任和副院长之职的张泰荣。这简短的文字，几乎是他在这一急剧动荡之年里的缩影。

张泰荣1902年出生于奉化县城南村，因家境清贫，高小毕业后即赴僻远的山村小学任教，21岁时复读于宁波斐迪中学初中部，次年复教职。此期间努力寻找人生新出路，却处处碰壁。青年张泰荣萌发了从事慈善教育事业的念头。具体的触因，一是他19岁时的丧母之恸一直未能平复。二是一位幼失双亲、与他志趣相投的好友胡友柏，于1925年11月21日因贫病、孤独和绝望而悬梁自尽，给他以强烈精神刺激。在次日的日记里他首次提到决心创办一所孤儿院，以“造福全邑孤儿”。他通过其小叔（时任宁波电信局局长）拜访奉化名流——同盟会元老庄崧甫和新学会社董事孙表卿求助，获得支持。经近两年奔走张罗，在1927年11月正式创设奉化孤儿院。庄崧甫兼院长，孙表卿任董事长，张泰荣任募捐部主任，后又兼院务部主任，成为实际主事者。孤儿院初创时期，周边局势相对稳定，本地乡贤和在外乡友慷慨相助，运行比较顺畅。至1936年，已筹集基金逾10万元，院产水田500余亩，办有藤器工场、农场等，可谓成绩斐然。1939年5月，因县城遭日军飞机轰炸，孤儿院迁至嵒岩军飞岙。从此院运转折，在1941年4月县城沦陷后，外募更加困难，时常闹粮荒。同时，汪伪县政府威逼利诱孤儿院迁回县城以壮其门面，但张泰荣不为所动。1945年8月县城光复，院舍已被日伪军毁为“一片瓦砾，所存也仅破屋颓垣，疮痍满目”。张多次赴沪、宁募捐，几乎重建了孤儿院。

伴随着1949年春天而来的，是孤儿院的噩梦连连。首先是民生凋敝导致募集困难。公历新年伊始，正是寒冬腊月，乡人已进入农闲，要忙碌也只是为过春节作准备，张泰荣却几乎天天在奔波劝募，不敢稍解懈怠。请看日记：元旦“在同庐……计所募已三千斤矣”；1月2日“在排溪访诸故旧……募谷千余斤”；3日“接洽募谷二千斤余”；4日“下午过广渡兰房询催欠谷”……到1月19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一了，他的募捐行程仍是“经下蔡、上下徐……至东陈……”也许堪以自慰的是“至此日（募谷）总数达一万一千余斤”，但这对孤儿院每月需15000斤谷的最低开支而言并非理想数目。1月28日即农历除夕的日记可以为证：“今日……备形忙碌。检核帐款，负欠较去年为大，深觉得仔肩益重，应益欠勤奋，尽量节省。”他在辛勤奔走、呼号和煎熬中度日，至5月9日“本院二仓（城与项岙）仅二万余斤……今已山穷水尽，焦急无可言状。”

更要命的是物价随着1949年的到来而突飞猛进：1月7日“冷水坑以募谷以二百三十五元，以折款至千斤。傍晚，再报已涨至二百五十元，损失不费”。他在一个多月前的日记里曾为“谷价今涨至八十元”而“怵目惊心”，但更怵目惊心的还在后头。请看以下日记：

2月28日“本院发薪，谷价已涨至五千元，数字殊大”！
3月6日“谷价继续上腾，余以七千元揭出后，而大桥涨至九千余元，损失不费”。
3月31日“偌大筹码（谷价

已升到三万元以上），解决本月份薪水已感棘手，幸以一部分实物作抵”。

4月10日“食谷骤涨至十六七万”。

4月30日“谷价傍晚已逾二百万”。

……
屋漏偏遇连夜雨，日常的院舍修缮费用也难以承受，为修“本院东首房屋”，张泰荣2月20日“致茂隆木行虞君，附支票三万九千余元，定购杉板十二丈”。不料到4月初，同样数量的杉板价已涨至70余万元，好在好心的虞君“承助杉板五丈，价值三十万元”。

困境中的孤儿院不得不向县立医院、县银行等借粮食钱度日，而如何还贷是更大的难题。3月8日，这位孤儿院里实际的当家人记曰：“县行方面，院中欠数已达三十余万元，仅利息每日达二万元，不胜负担。”更揪心的是，4月5日“利息增至每日每元两角，即五日常加倍。院方欠款达二百万元”，也就是说单是利息一项，孤儿院每日常要增欠四十万元，这还没算利上利。以致4月29日“院方欠数已逾亿”。呜呼，如此奇高利息，恐怕连当下违法的套路贷也要自叹不如了！

在如此困境下，张泰荣一心为院中孤儿为念，尽力修缮院舍、改善条件，5月15日他记：“二旁新楼，楼上皆系儿童寝室，装置纱窗，焕然一新，儿童得免蚊啮之苦矣。”其殷殷慈爱之心之情，天可鉴见。

在此期间，张泰荣的内心正忍受着另一种惨烈的煎熬。1月19日记：“弟恒则以念妻情笃，未免感触，常抱头痛哭。举家为之戚戚。”原来，刚刚发生的中国、也是世界超级海难——逾3000人罹难的江亚轮惨案，把张泰荣一家无情裹挟。1948年12月3日，张泰荣“晨接荣桂（张之二弟——笔者注）电报，知恒弟（张之小弟）夫妇于三日来奉”。作为张家掌门人的他尽职张罗，亲自“为其布置房间，备形忙碌”。但就在次日，“当晨八时到院，未久弟昇（张之堂弟，时居宁波）自车站飞奔来告：昨晚六时，江亚驶至吴淞口里铜沙，霎时沉没，死三千余人，恐恒弟亦遭不幸。”泰恒幼年失怙，由长兄泰荣抚育成人，“备受人世间不能受之苦难，去年入航政局，今年结婚，此为最甘美之境，真如不幸，抑何命薄。”兄弟情深，张泰荣以八个字形容自己闻讯如闻“晴天霹雳，呆若木鸡”。不幸中的大幸，他于当日傍晚接二弟让人辗转而来的电话：“恒弟脱险，弟弟不明。”随后几天报上披露获救名单，却无张泰恒姓名，使他重又揪心，不禁猜度起“二弟以为家中过分悲伤，锦词宽心，真欤？假欤？”直到数日后“接恒弟得庆更生后这亲笔第一函”才心安，这时他又把全心投入到孤儿院的劝募中，当日“约郑君同赴斗门头之募谷”。而他心中的悲哀时时萦绕，1月13日记“弟妇慧英尸体已无法捞获……延僧道召魂设事。事虽空洞，触景生情，弥增悲悼，盖由幻想转入怀念也”。时至4月20日，他“接恒弟江亚惨案一书，不忍卒阅”。

1月21日“招商局发被难家属年关安家费五千元”，这在物价如火箭上冲的年代，对窘境中的张家只是杯水车薪。张泰荣在1月25日的日记写道：“恨根奇紧，百物昂贵也，惟有疲倦渡岁耳。”

张泰荣此时家有三女一儿，最小的“钩儿七岁，已届入学之年”，这本是喜事，但贫穷人家百事哀，他在2月7日记曰：“学校行将开学。余家人学者，中小学共计四人，学费需谷六七百斤，不得不预为筹措。”从2月21日所记“备果饵等同（钩儿）至国民显承学校上学。回忆四十年前，余八龄，彩衣垂髻，亦就读该校……”的文字里，不难看出他的心情愉悦，但2月25日的日记仍哀叹学杂费“殊感不胜负担”。为此，4月5日时他家已欠县银行“达二十万

元”，由于高利息，到同月29日欠银行已达“三千余万”之巨！

孤儿院和家庭的双重困境，使当家人张泰荣深感“责任重大，驯至寝食难安”，以致积劳成疾。早在1月23日的日记里他就自言“年未老已衰，偶一折腰，疼痛以致不能坐卧，良以为苦”。此时的他不过四十六七岁，本值年富力强的年华啊！不久后又患上喉疾，且久治不愈，身心备受折磨，“惟一注射药针”。

作为一家私立的县城孤儿院的主事者，张泰荣仍是一介平民，但因为奉化的特殊地缘因素，他曾数次接待过蒋介石、宋美龄等民国要人来院视察，这在他的日记中所记都寥寥三二行。他从不为个人利益而攀附权贵，只是一心一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乡情乡谊，为孤儿们谋利益、谋幸福。同时，他作为当时县城里办理社会事业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和小乡绅，深知一地之运和院运、家运及个人命运与国运休戚相关，“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传统民族心理也在他心里根深蒂固。所以他时时关心、观察、思索着“时局”的变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双方谈判尤其关注。如1月3日“晚与诸同事闲谈，始知总统元旦广告已宣示和平，从此或可消弭战事，诚全国人民所馨香虔求而不可得。今见曙光欢腾，莫可名状。”对形势过于天真的估计中恰透露出对和平不可抑制的渴望。当得知和谈不顺，他在2月25日直抒胸中郁闷：“时局浮云遮日，若明若暗，诚闷煞人也！”4月1日记“和平代表飞抵北平，举国之人民寄予莫大之希望”。4月22日又不禁为和谈破裂心碎，连叹“奈何奈何”！

一个月后历史出现巨大转折：奉化在5月25日解放。5月24日那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1军61师181团、182团、183团进驻溪口镇，随后182团东进入江口，181团经萧王庙慈林、外应村，于25日傍晚进入奉化县城。张泰荣24日的日记全文是：县城“部队整日移动，整日未停，政府亦于今晚撤离。本城已成真空状态，所负地方治安者，惟两镇自卫团而已。晚原茂来，宿院中。”日记中无一丝留恋旧格局的意思，静观其变乃至乐见其成的意味却浓。以后数日的日记更清晰地透露出他的真意：

5月25日：“全城真空，仅镇公所暂负责任，虽谣传不一，而秩序良好。下午五时，解放军自新昌方向开到，纪律严明，人民聚观，途为之塞。”

5月26日：“解放军已张贴八项广告，人心安定。盖战事威胁已除，从此又可升平矣。”

5月27日：“体育场开民众大会，群众皆参加。下午军队他往，仍由两镇自卫队负责治安之责。晚上颇具戒心。”

5月28日：“军队又到城，人心复定。集同事讨论各项事业。”

5月29日：“允武兄自甬来，知宁波情形良好。携来宁波新报三份，知上海亦已解放。仰夫兄来，畅叙甚欢。”

从赞解放军“纪律严明”，到见布告而“人心安定”，继而因解放军另有任务他往而不安，再到解放军返城而“复定”，及至闻“宁波情形良好”“知上海亦已解放”因而与友“畅叙甚欢”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此时虽然院务仍然困难重重，家境仍然困顿，个人仍然病魔缠身，但一向沉静内敛的张泰荣已一脱积久的苦闷忧郁，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人民安居乐业，事业猛进，社会日趋繁荣”的希望，心花如久旱逢甘露般绽放。

让张泰荣格外欢欣的还有，新来的奉化县代县长严式轮竟是孤儿院曾经的同事阎季平。严式轮原名阎式钧，又名阎季平，1922年毕业于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先后在奉化、镇海、鄞县、慈溪执教。他不知道阎季平在孤儿院执教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奉化孤儿院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张泰荣本计划在6月7日赴沪募捐，但当日日记

云“闻县长已至，确系季平，爱欲行又止。二时许，渠即偕同事四五人来院，余与暇非相与会晤。愉快无似，盖别已二十年矣。”他非附炎趋势之人，与老友相见“愉快无似”，完全出自肺腑。严县长在会晤后决定借住孤儿院生活、办公，直到十天后才“迁入县政府办公”，并在搬离时向张泰荣表示“居此旬日，颇示歉意”，这些也证明了这位奉化新主政者对张泰荣的了解和充分信任。以后两人有了良好的互动：10月23日“严县长来信，介绍刘财发（院士）等赴文工团”；11月7日“访严县长，谈甚久”；12月12日“访县长，叙谈二小时”；12月17日“应县长之召，与刘君趋访”……两人所谈主题即是孤儿院的运行，张泰荣对所谈内容想必是满意的，他在17谈话后兴冲冲记曰：“院事既承政府指示，须积极负责，系原吾等本意。今已认清立场，可大胆放手，更加努力去做，总之为人民服务也。”

此期间，张泰荣继续为孤儿院事业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奔走上海募捐。这是他的老本行，过去有一次曾经在短短十天内，走访了五六十位奉化籍工商和政界人士。他甚至积极鼓动“荆兄”把设在宁波的分厂迁至在解放后的新奉化发展。这位“荆兄”就是沪上著名实业家周荆庭。张和周一为奉南村人，一为北门村人，居相近，年相仿，相识相知早。周在事业发达后对孤儿院一直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华孚金笔厂（1966年易名英雄金笔厂）还安排了不少孤儿院毕业生就业。即使是像为孤儿做鞋底这样的小事，张泰荣也躬身亲为，12月7日“拟致鄞奉公司电，请旧车胎以作荆儿鞋底之用”。

新中国的成立，张泰荣内心充满了美好的期盼。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报载政协已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从此由政府领导。全国上下向建设新中国迈进，无限期望世界和平。”在新的形势下，他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1949年的最后一日，他用日记勉励自己：“解放迄今已七月有奇，思想进步多少，行动有否改变，应予详细检讨，以免来兹。”

1952年10月16日，孤儿院与奉化救济院并入奉化县人民生产教养院，隶属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管理，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记“今全部财产移交教育机构，培植工农子弟，同为国家建设，精神不灭，感触之余，引为自慰也”。从此，奉化孤儿院的历史使命完成。张泰荣以一路风尘奉献事业、一腔热忱服务桑梓、一生辛劳造福社会的姿态迈入新时代。

读着已出版的《张泰荣日记》，我为主人公的命运思潮起伏，同时也感到异样亲切。因为在上文摘录的一则日记中他写到的“钩儿”，是我妻子读中学时的老师，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编纂奉化地方志时，我又有幸见到了他的二女儿张复懿。此后，这35册（1922至1957年，其中1940年一册佚）日记原件就陈列在办公室书架上，我天天能看到，并在阅读中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和从经济、文化、教育、慈善到风土人情、甚至气候变化等种种情形，既是奉化民国史料的原生态富矿，也是管窥民国社会的一个微小而真切的视角。几年前，我又被有关部门聘为《张泰荣日记》出版的“评估专家”……我遐想，要不是积劳成疾，张泰荣先生一定不会早逝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而会更长寿。那么，他一定会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进步、繁荣而备感欣喜；那么，我也有可能在与他的“钩儿”同事时与他幸遇，并有机会把茶聆听他一生经历的风尘沧桑，尤其是1949年那在平凡中又显不平凡的故事。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暨奉化撤市设区3周年征文

三味夜话(54)

田野芬芳满沙龙

蒋静波

3月15日下午，今年作协的第一次理事会兼文学爱好者户外沙龙活动在尚田镇冷西村举行。

沙龙的落脚地在宋小赞的冷西小栈。在冷西村的尽头，一间面朝田野畅开式的茶室，一位清秀的姑娘泡了茶，走到对面的房子顾自忙了起来。我们边喝茶，边吃瓜果。卓科慧吃了桌上的一只香蕉，另一位姑娘客气地说：这是我们带来的，大家一起吃吧。原来他们是来自杭州的客人。卓科慧愣了一下，与他们一起笑了。

时间还早，我们走向宁静的田野。三月的风拂过冷西村蜿蜒的冷泉，拂过长寿山茂密的树林，拂过绵亘不断的万亩良田，也拂过在村里漫步的我们。我们在烂田塘水库边打个水漂，合个影。想不到，眼前清粼粼的水库，前身却是烂田塘，叫人感慨。原杰老师指着旁边叫野猪地弄的山道说，以前山高林密，常有野猪出没，上世纪50年代，他的老丈人从杨村出发去奉化城里开会，也打着铺盖行李走的便是此道，他也多次经过此地到菰湖。

田野上，一边是红彤彤的大棚草莓等人采摘，一边是村民们正在种植草莓苗。文友们三五成群，谈兴很浓。我更感兴趣的是高鹏程一路教我相认碎米荠、络石、小蓬草等野草，它们开花的开花，蓬勃的蓬勃，临风张望，充满生机。

“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在装饰自然清新的小栈会议室里，主持人高鹏程与各位一起学习了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的提纲，深受

鼓舞。

高鹏程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奉化区文联、奉化日报社发起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奉化撤市设区3周年征文，各位作家要紧扣奉化地域特色，尽可能从一些典型的题材角度客观反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奉化发展历程和发展视野、发展思路、发展方式演变的一些事件事物，从奉化的土地上探出时代的脉动，杨洁波、林杰荣、陈峰、李则琴、原杰、洪钰慧、舒小波等当场认领和接受了征文选题。高鹏程透露，今年文联围绕剡溪的唐宋诗路，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诗歌、散文征文比赛，希望奉化文友们融合剡溪两岸的历史、地理元素，积极撰稿。

那位清秀的泡茶姑娘原来就是小栈的主人宋小赞。小赞向我们介绍了她创业的经历和初衷。几年前，她从城市返村，成立淘宝服务站，后来将它拓展成集乡村旅游、鲜果采摘、农家餐饮、农产品出售于一体的农村青年创客平台，受到了诸多媒体的关注和推崇。小赞返村创业的成功，使广大农户享受到了劳动应得的尊重和回报，让更多的青年明白了农村天地大有可为。如今，她发起了“乡创联盟”，希望引领更多拥有创业梦想的青年一起留在农村，建设农村，振兴农村。说话间，杭州客人们从村里游玩回来，临走时从小栈满心欢喜地带走了土鸡、土鸡蛋、草莓等许多农产品。

高鹏程代表作协与小赞达成了意向，将冷西小栈作为奉化作协的创作基地，不久后，冷西小栈的一间小屋和横山水管局的某间房子将挂上由我们的诗人潘平云设计的一块充满文艺气息的“宁波市奉化区作家协会创作基地”的匾牌，它们是文学爱好者共同的家园。

我的生活需要一树桃花

原杰

蜂蝶采不走粉红 妆扮慢慢褪色的生活
寒风吹不散幽香 安慰渐渐冷漠的心灵
雨中桃花展开小小的手掌
等待确认 能否握住活泼清纯的心

蜂蝶紧贴花蕊恋恋不舍
当它们抬头时 翅膀闪亮目光晶莹
雀鸟的羽毛越来越鲜亮 需要揣摩
它为何叫了一声 换个姿势又叫了一声

月光下 星辉里 甚至黑暗中
我需要一树桃花 一朵一朵的真实
初恋 承诺 一滴露水赎回的童真

生命中最鲜亮的部分 羞涩而又热烈
世袭雨水痛快淋漓的痴情
桃花灿烂 我的日子便不再苍白平淡

桃花开了来奉化

蔡国松

桃花开了来奉化，
翻山越岭就着她。
林家新建放眼望，
十里山冈美如画。

桃花开了来奉化，
深红浅红胜朝霞。
花海竞相马拉松，
两岸健儿人人夸。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订阅号
关注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三味书店
SANWEI BOOKSTORE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栎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